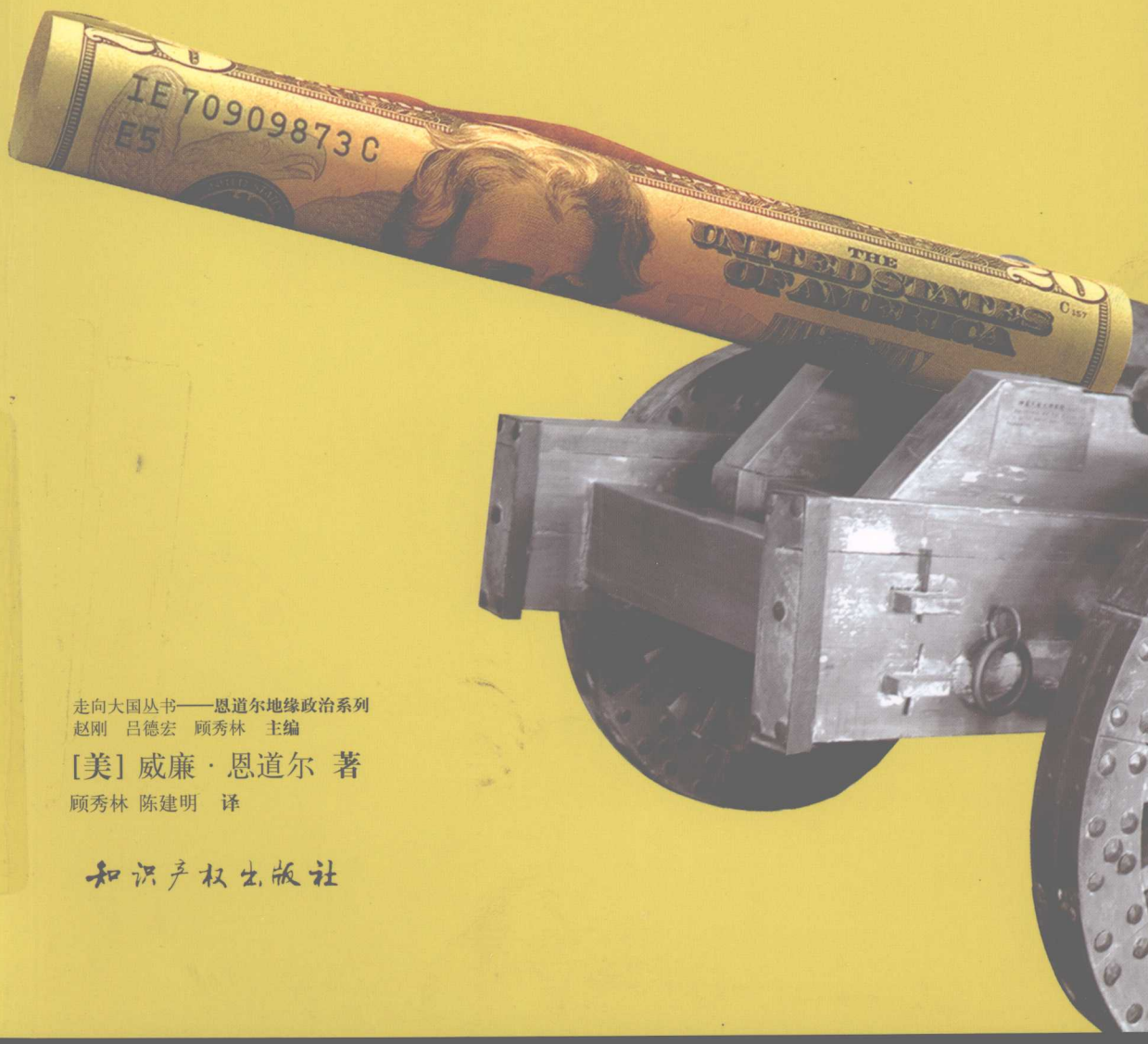


金融海啸

一场新鸦片战争

一个美国学者眼中的百年“货币战争”

一部关于美联储的“货币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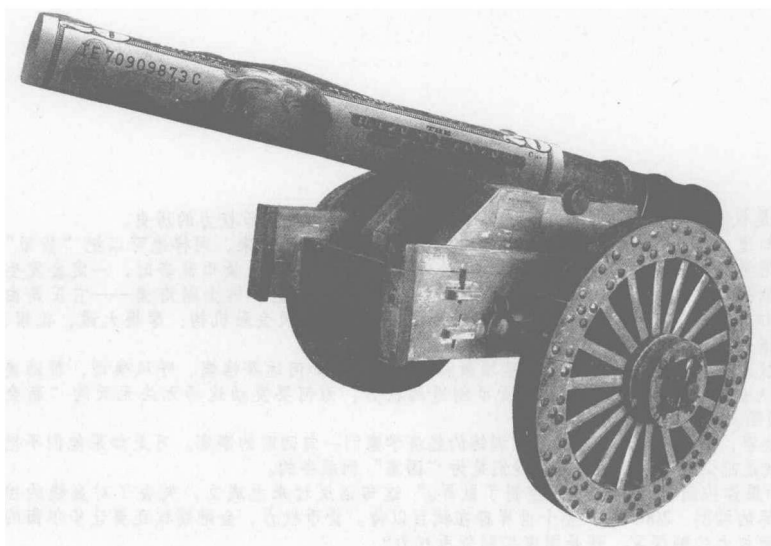


走向大国丛书——恩道尔地缘政治系列
赵刚 吕德宏 顾秀林 主编

[美] 威廉·恩道尔 著

顾秀林 陈建明 译

知识产权出版社



走向大国丛书——恩道尔地缘政治系列
赵刚 吕德宏 顾秀林 主编

【美】威廉·恩道尔 著
顾秀林 陈建明 译

金融海啸

一场新鸦片战争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金钱(货币)就是权力。本书讲述了美联储这个私人机构攫取并控制货币权力的历史。千千万万的人不知道,现代的银行可以通过“信贷”把“货币”创造出来,同样也可以把“货币”毁灭掉。但是人们不用学经济学也知道,适当的货币供给能够带来经济繁荣,货币乱套时,一定会发生经济灾难。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部分房款拖欠,已经演变成波及全世界的金融海啸——它正是由“创造/毁灭货币”的这个权力发动起来的,我们说的就是那几家全球顶级金融机构:摩根大通、花旗、雷曼兄弟、高盛和摩根士丹利。

但是这个金钱的权力是如何成长起来的?那些顶级私人银行家是如何运筹帷幄、呼风唤雨,帮助美国实现“地球霸主”大业的?他们又是如何滥用货币创造的权力、为何要发动这场无法无天的“新金融革命”,结果使美国陷入史无前例的危机深渊?

这里讲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接受过英美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们一向回避的事实。可是如果他们不把这一点向大众指出,就是忘记了本专业的理想:他们是为“国富”而服务的。

基辛格说过:“如果你控制了金钱,你就控制了世界。”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失去了对金钱的控制,就一定失去对世界的控制。2009年,整个世界都在拭目以待。货币权力、金融霸权还要让华尔街的银行家掌管吗?是货币权力控制国家,还是国家控制货币权力?

本书是《石油战争》、《粮食危机》、《金融海啸》三部曲的第三部。

责任编辑:刘·忠 王 俊
装帧设计:鞠洪深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韩秀天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融海啸:一场新鸦片战争/(美)恩道尔著;顾秀林,陈建明译.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8

书名原文:The Power of Mone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ISBN 978-7-80247-773-5

I. 金… II. ①恩…②顾…③陈… III. 金融危机-研究-美国 IV. F83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1776号

走向大国丛书——恩道尔地缘政治系列

金融海啸:一场新鸦片战争

Jinrong Haixiao: Yichang Xin Yopian Zhanzheng

[美]威廉·恩道尔 著

顾秀林 陈建明 译

赵刚 吕德宏 顾秀林 主编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箱:bjb@cnipr.com

发行电话: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传 真:010-82000893

责编电话:010-82008026 转 8026

责编邮箱:wangjun@cnipr.com

印 刷: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5

版 次: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字 数:389千字

定 价:43.00元

京权图字:01-2009-4652

ISBN 978-7-80247-773-5/F·26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走向大国》丛书编委会

- 王 文 《环球时报》社论起草人
云 杉 新华社高级记者
吕德宏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部主任
刘 淳 法国国立高等工程技术学院工学博士
欧阳武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协调司副司长
赵 刚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胡 钰 《科技日报》社理论部主任
顾秀林 北京工业大学教授
梅永红 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
熊 蕾 原新华社高级编辑
主 编
赵 刚 吕德宏 顾秀林

中文版前言： 美元武器和新鸦片战争

被操纵的美元金融体系和美元是一种很有杀伤力的武器。在一场置对手于死地的新式鸦片战争中，美元是最重要的武器。在 1840 ~ 1860 年的那场鸦片战争中，英国政府及其帮凶把鸦片像潮水一般输入中国，最终榨干了中国的白银储备，实现了让中国破产和向英帝国开放商埠的目的。中国还付出了几千万人毁灭（染上毒瘾）的代价，并在全世界面前蒙羞受辱。

今天的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新鸦片战争”。华盛顿和华尔街上各式各样的银行把美元当做新形式的“鸦片”，软硬兼施诱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打开贸易保护的大门，诱导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政府，用辛辛苦苦积攒的贸易顺差美元去购买美国国债、购买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半政府性质的机构的资产，帮它们挽救衰落中的美元体系。

今天这场新的鸦片战争同 160 多年前英国人打的更加直接的鸦片战争一样致命，而且一样的危险。中国远不是今天这场战争的唯一目标，但也许是最重要的打击对象。要想理解他们所采用的“作战方式”的煽动性和破坏性，我们必须回溯美国经济巨人成长的最初时代和它所依据的基础。具有很大讽刺意味的是，那正是打上一场鸦片战争的年月，给英国人运鸦片的船只中就有美国新英格兰的运输商船，而他们搬运的鸦片是要让中国人上瘾的有毒之物——这就是英美在 19 世纪中叶对天朝王国进行殖民统治的（第）一次尝试。

2007年夏季美国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爆发的危机，把新鸦片战争的大戏推向了高潮。

一年后的2008年9月，危机已蔓延到全球。当美国财政部长、华尔街的权威亨利·保尔森、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以及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蒂姆·盖特纳在一起决定，允许有153年历史的第四大国际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时候，本来只是美国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全球的系统性危机。

我们有很充分的理由来设想，曾经领衔高盛这家全球最有计谋的华尔街投资银行的保尔森以及华盛顿的其他人，是故意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因为仅仅在6个月前，（美国）政府还曾插手拯救一家规模小得多的华尔街投资银行——贝尔斯登，两件事一起看，不能不让人心生疑问。有一些很有眼光的观察家是这样设想的：保尔森和他的同伙想触发一场全球金融恐慌，来吓唬美国国会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要它们不仅同意拯救或援助华尔街银行，还要拯救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保险公司，更重要的是拯救美元体系——这是美国权力的基础；这个体系是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建立的。所以他们就故意让雷曼兄弟公司倒下去。

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令人震撼。在18个月内，估计有价值50万亿美元的股票、债券、房地产和其他资产消失了。更严重的是，建立在大银行之间资金拆借基础上的国际银行体系完全停止运行。美国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在危机中首当其冲——问题本来就植根于美国的经济之中。

中国和亚洲、拉丁美洲其他贸易出超的经济体，直接承受了美元危机的“反作用力”。2009年1月，中国官方报告的失业人数比2008年增加了不少。对美国来说，在好几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地位太独特了。在一项看起来反常但又是不得已的安排中，中国出口美国加工业产品的货款——贸易顺差，都买了美元资产——所谓投资“安全的”资产。中国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者，其中包括长短期国库券和商业票据；中国另外还持有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半政府”机构总数达6000亿美元的债券，这是中国在华盛顿的不断敦促下购买的。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华盛顿和华尔街用美元把中国挂上了它们的美元体系。他们说服了中国央行，美元只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没有其他的用途。它们静观中国稳步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美元储备。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贸易顺差帮助了美国打阿富汗和伊拉克，而这些战争最终是违背中国的利益的——战争的结果是打破石油价格的稳定，伤害经济交往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只要美元体系看起来还能继续运转，中国政府和央行就别无选择。但是到2009年以后，继续这样做下去的理由已经很牵强了。

在2007年下半年危机爆发后，华盛顿千方百计说服中国交出更多的美元，让美国政府拿去救助美国最大的和麻烦最深的那些银行：曾经不可一世的花旗银行、美洲银行、高盛集团和美国国际集团（这是一家保险公司）。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不久前还被美国政府机构私下里骂作不可救药的落后国家，以惊人的速度翻转了命运，一下子变成了美国最大的官方债务持有者，美国自己反而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中国当了超级大国美国的债权人。除了北京的高级官员之外，没有人知道中国人民银行究竟持有多少美国国债，据估计超过1.2万亿美元。

2009年年初，北京和世界各国的首都都在自问：是否要付出损害本国经济的代价，去拯救那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美国大银行？20国集团经济峰会2009年4月在全世界的注视中召开了，峰会的成果只是一纸空文——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应该知道，这个组织是1944年华盛顿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创建的，它本身就是美国对外推行经济帝国主义的很有效的工具。

当我写这些话的时候，北京的领导人以及俄罗斯、巴西，甚至德国的领导人，似乎都没有打算插手拯救美元体系。本书的目的，就是把世界上最成功的那个经济帝国的实质向读者敞开，把它走向巅峰和毁灭的道路描绘出来。那个经济帝国今天正在忍受临终的痛苦。中国和欧亚地区的各个国家，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将会摆脱危机，将会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稳定，它们的面前有一条光明的前途。

中国、欧亚地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面临的危险，是对手美国受了

伤——至少现在华尔街内外的权力精英很像一头受了伤的虎。困兽犹斗，受伤的虎有可能是更危险的。

威廉·恩道尔
2009年5月于德国威斯巴登

中文版译者序： 地缘政治和全球战略中的“货币权力”

这是一本为所有的人写的书，尤其是所有的普通人和所有的经济学家。在书中作者说，他真诚希望就这个问题引起一场有益的辩论：“是国家掌握货币权力，还是货币权力掌握国家”。在这个事关全世界人民长远的终极利益的第一重大问题上，他愿和所有的读者一起，做一次“正本清源”的探索。

货币就是权力，毫无疑问。是什么样的权力呢？基辛格说货币是控制全世界的权力。非常正确。首先，这个货币权力有一个“成长史”，从贝壳到白银黄金，从贵金属到纸币，从“现货”到期货，从真金白银到永远不偿还的国家债务，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从抵押实物资产的票据债券，到抵押“未来”的风险金融工程骗局，还有至今不知怎样清算的“信用违约互换”（CDS）合同这种异想天开的“新金融产品”，从高度分散的交易和支付，到极度集中的全球金融货币体系——在不到 200 年的历史中，“货币权力”一次又一次地“蜕皮”，一次又一次长大，一直到成长为今天的真正的全球性货币 - 金融体系。当华尔街上有一两家投资公司失败时——2007 年的贝尔斯登和 2008 年的雷曼兄弟公司，整个世界不仅都听见了它们倒下的轰响，还都在感受自己心中远在地球另一边却可能被华尔街绊倒、摔碎的惊恐。

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个“货币的权力”是谁的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作者恩道尔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主宰了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货币权力老大“美联储”，是被几家私人的美国顶级金融巨头握在手心里的工具，是货真价实的

私人机构，是私营的央行。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大新闻，美联储难道不是政府机构？它的主席不是美国总统任命的吗？仅仅两三周前（2009年6月26日），译者在“遭遇”一位早就从美国的大学获得金融学博士学位的老朋友时，我们之间还发生过这样的问话。

本书作者用详实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美国的宪法明文规定，美国的货币控制权由国会拥有，因为开国元勋们深知英国的私营央行对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利益有多大的危害，所以在宪法第一条中写下了这样明确的规定。而美国那几个著名的金融大家族（摩根、洛克菲勒……），经过四五代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成功地哄骗了一个没有主见的国会，把国家的最高货币控制权拱手交给他们。在美国宪法通过124年后，1913年12月23日，圣诞夜的前一天，《联邦储蓄法》在几乎空无一人的国会匆匆通过，一小时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在上面签了字，让它变成了法律。但是这个“私人美国央行”的事实被刻意掩盖了，连它的名称都能误导你：联邦储备委员会！

央行而又是“私营”的，这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会有点费解，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从一开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的银行就是私人的，中国过去的钱庄不也是私营的吗？英国的央行英格兰银行也是私营的，但是有皇家授权。起草和签署了美国宪法的那些大智者中的多数，曾经希望创造出一种更好的银行制度，为美国人民造福。但是这个理想没有实现。

现代银行无论属于哪种所有制，实行的都是“部分准备金”制度，就是说，它可以合法拿储户一时不用的钱去放贷，放贷规模最大可以相等于准备金率百分比的倒数（例如：准备金率10%等于1/10，最大放贷规模就是存款的10倍），这在经济学教科书上被称为“乘数效应”；在失控的时候，假如准备金率下降到1%，银行几乎就是在把钱从空气中变出来——放贷规模是存款的100倍。这还只是常规性的失控；最新式的失控被格林斯潘的金融革命——“新金融”创造出来，那是无法计算、不能用“乘数效应”去思考的、被称为泡沫的东西，是应该用“海啸”来描绘的一种现象：像大海一样多的钱被他们创造出来了！

在现代银行制度下，货币可以通过部分准备金制度的信贷发放被创造出

来，同样也可以被毁灭掉。货币的创造和毁灭，可以是经济繁荣的原因，也可以是经济灾难的起点。正是因为如此，把这个创造或毁灭货币的最终权力交给谁，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美国的先贤们希望的那个更好的银行制度应该是什么样子？那应该是在比较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为中国人民的福利服务的一种银行制度；如果真是由国会掌握货币发行的权力，那应该是怎样的一种形式？我们至今还没有见过。

要理解“私人的央行”这个概念，我们必须把它和那几个耳熟能详的家族联系起来：摩根、洛克菲勒，等等。从1913年起就是他们设计并推动了美联储。一个世纪过去之后，他们的后人还是聚光灯下的一号主角，这实在令人慨叹。再想象一下，这个私人的美元货币体系今天已经掌控了全球金融货币权力，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不能不让我们感到胆战心惊：整个地球真的就握在这么几双手里吗？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千真万确，毫无疑问，这就是历史事实。金融海啸终于为我们揭开了私人央行脸上的薄纱。掌握在私人手中的全球货币权力把信贷创造的机制滥用到极致，像大海那么多的货币或者虚拟资产被创造出来，所以不能不引发金融海啸。海啸发生后，他们在维持自己龙头交椅地位的同时，还是采用他们惯用的手法制造更大的恐慌，让更多的人买单，把一国的金融系统危机变成全球的系统危机。只要他们还占据着第一把交椅，就不惜让各国纳税人包括美国纳税人去承受任何代价。恰恰是这场海啸，才把他们私人机构性质的薄纱层层揭下。

我们再问：“货币权力控制世界的手段是什么？”答案是：最初是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上的信贷发放和控制，先把钱借给你，然后用债务控制你。被白纸黑字写在账本上的债务控制住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格局里有很多，都散布在第三世界里；它们最早在1982年沃尔克导演出来的债务偿付危机中沦为债奴。做这样的事情需要创造很多的信贷，美联储完全可以做到；后来美联储的想象力更大了，它要做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的那个“统治大海的女王”，传统的信贷创造不够用了，于是格林斯潘就搞了一场新金融革命——抵押贷款证券化加保险和融资，把所有的东西打在一个包里做抵押，全都证券化，把“违约拖欠的可能性”风险“切块切片”向全世界出售，再把一切风

险投保，然后再证券化，就这样像变魔术一样创造出数百万亿美元规模的虚拟货币。次贷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道具，两波次贷违约浪潮加起来，也没有超过2万亿美元。格林斯潘的新金融革命一度红红火火，全世界趋之若鹜，只差一点就成功了。可惜功败垂成。

一部现代史壮丽辉煌，一部货币秘史深邃无底，我们只能简略地说，美联储生逢其时，在一小撮美国精英自命为奉天承运、图谋取代英帝国当全球霸主的战略中，被美国的顶级银行精英创造出来；它在实现“美国世纪”这个自封的“天定命运”中不辱使命，代表货币权力，为推进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尽职尽责，特别是在两次大战、无数次其他战争中，对重大决策施加影响，在金融国际化中也是冲锋陷阵，一马当先。后来又随着“美国世纪”一起走向巅峰，成就辉煌。现在也该随着“美国世纪”一起衰落下来了。

把全世界所有的财富都控制在手心里，才是美元货币权力的最终目标。现在在美国世纪已经开始从巅峰降落了，而美元货币权力离它这个最终目标还有不短的距离呢。

关于中国，作者恩道尔认为，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就用美元把中国挂上了美元体系，然后静观中国稳步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美联储还说服了中国的央行，美元外汇储备只能买美国国债，除此没有其他用处，两房债券也是中国投资的好项目。就这样中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一跃变成美国最大的债主。对于俄国则需要采用不太一样的战略：操纵能源价格、调控债务的利率，可以更多地影响到那个国家。

美联储历任首脑中成就最大的一位，当推2006年才卸任的格林斯潘。他主政美联储18年。身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需要想出办法为美国经济注入青春活力，就像他的每一位前任都得有一点“创新”一样，这个“美国世纪”要把全球金融货币霸主对全世界的主宰地位维持住，需要经常注入活力，帝国太大了，首尾难以全顾及，常常要从外部注入活力。一不留神，格林斯潘的新金融革命就翻了车：虚拟经济一玩起来，速度就快得让人目瞪口呆，就这么翻车了。其中的奥秘，书中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再说了，假的就是假的，带着欺诈内容的虚假和虚拟价值，最好的处理就

是“归零”。可是美联储，以及那些参与了创新、被贪欲的“伟哥”激发起来的机构和人，都不同意这样做。所以就去“救市”，让这个已经倒下的系统继续运转。这就是说，让美元货币霸权继续维持下去，让这个玩不下去的游戏继续玩下去。

美联储、美国政府2008年9月15日在救助了保险公司AIG的时候却“允许”雷曼兄弟破产，这是最令人生疑的事件。作者认为，这非常有可能是美联储要挟全世界的行为，让本来只限于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蔓延到全世界，一来可以向国会施压，在选举年给保尔森开一张7000亿美元的支票，二来可以恐吓全世界，实现“全球联手拯救华尔街”，或者全球联手抗击金融海啸。这是美联储和大银行的惯用手法，过去多次使用过，百发百中，在本书中多有详述。同时在光天化日之下，把7000亿美元的政府救助资金放在保尔森一个人手里，让他自己决定想救谁就救谁，而政府出了这么多钱，却不得拥有被救银行的任何股份，这不就是徇私吗？光天化日之下抢劫纳税人，保尔森只救助自己的银行老朋友。

从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核心银行的一切努力，都是支撑和修补这个将要倾覆的美元货币权力体系大厦，连改进都不想做；奥巴马在竞选时曾高呼“变革”，现在可是正当其时啊。

本书作者恩道尔认为，这个体系是无法拯救的。美国世纪这个帝国已经走到末路，现在的银行体系也走到了百年一遇的历史关头：回到问题的起点，现在是否可以回顾开国元勋200多年前的崇高理想，重新思考建立一个更好的银行体系？重组美国金融权力，“把货币兑换商从庙宇中驱逐出去”！

美国政府的救市也不是没有一点作用，那个侧倒的体系仍在运转。在这里恩道尔提醒我们，“逆杠杆”化的黎明正在出现，就是在上一轮金融创新中一些被杠杆化创造出来的证券，现在又被拿出来当抵押品“使用”了，其实交易双方都不知道这些证券的真实价值，因为从来也没有人真正知道。从这里面，我听见了远处的海啸再次聚集能量的低吼！

自从2007年夏天以来，各色人等对这场金融危机表达的姿态常常很吸引人，大部分是技术化和模糊化的，对已经侧翻倒地的全球金融货币体系留存着

慢慢看着办的观望。表态最清晰的一个人是斯蒂格里茨，他说过：“让那些银行倒闭吧！”可是没有人理睬他。恩道尔说：我们站在百年一遇的机会面前，应该思考一个更好的银行体系！这才是根本和源头。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正本清源”。

译者在翻越美元货币和美联储历史的崇山峻岭的日日夜夜里，常常忍不住想：这位从未谋面的作者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不能用自己的双脚站立起来，却能站得这么高，他的行动离不开轮椅，却能走得这么远。他是美国人，却对“美国世纪”这个美国历史上的巅峰纪录、对美元货币权力这个最“辉煌”的权力创造，持最激烈、最彻底，同时也是最理性的批判态度，他只是一个人，却能完成这样的工作！

我更愿意相信，他只是个最普通的人，和我们一样，同时又是一个保持了良知、常识和理性的勤奋的普通人。任何人只要保持良知、保持理性、拥有常识，不拒绝不同的视角，还有就是尊重历史、克服急功近利的短视，也都可以像他那样思考，像他一样睿智。

顾秀林

2009年7月13日于昆明

英文版前言

货币（金钱）就是权力。这是古训。但是这个权力究竟有多大、有多厉害，历来很少有人能够洞悉。现代社会从表面上很肤浅地把货币理解为“交易手段”。的确，现代的国民经济尤其是进出口贸易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交易手段”。因此在历史上就逐渐出现了货币这个令各方都满意的偿付方式。

但是，在现代社会里，货币可以被创造出来，同样也可以被毁灭掉。随着货币的创造或者毁灭，经济的大繁荣、大萧条或者适度的增长随之而出现。由于这个原因，把这个创造或毁灭货币的最终权力交给谁，就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实际上，货币就是政治的产物。货币权力应该被视为国家主权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没有这个权力，一个国家就不能够掌握本国人民的命运。历史上的纸币永远有白银或黄金这样的贵重物品做担保，纸币正是由于背后的有形物才得到大众信任的。然而，比黄金更重要的还是国家主权：货币的发行、创造或者毁灭，都必须有国家权力的支持——这个国家权力最终能够通过发动战争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和扩大经济空间——即所谓的“生存空间”（这个用语原指纳粹帝国扩张时寻求的所谓生存空间 - 译者）。

1913年12月23日，J. P. 摩根、约翰·D. 洛克菲勒和保罗·沃伯格等人代表的强大的私人银行利益小集团终于说服了美国国会，将发行货币的权力出让给他们。这一天是一个具有无比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一项极其重要的权力被美国国会放弃了。这个权力对合众国人民的福祉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一定要在《美国宪法》的第一条之下标记它。

从那一天起，美国的法定货币的创造权或毁灭它的权力，就一直把持在一小撮私人银行家手里。美国人民选出的代表不再掌握这项重大的权力。这个事件被故意地深深地掩盖下来，以至于没有多少人能看明白它的后果：货币供给的权力落到私人银行家手里了，国家失去控制了。这一决定的历史后果也很少被人看清：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将要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是在最后的关头加入进去，而打这两场战争的目的，恰恰都是为了扩大私人货币托拉斯的权力。

私人银行家通过落入他们手中的联邦储备体系，把货币的最终控制权移交给他们自己。紧随其后，这个货币的最终控制权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首次制造了一个空前的股市繁荣，因为它创造出了空前数量的货币（即通货膨胀——译者）：利率很低的“便宜的”美元贷款从纽约的各家银行流出，潮水般地涌向世界各地的信贷市场，波及到的地方包括德国魏玛共和国、英国、阿根廷以及意大利等。正是这同一个私人货币托拉斯，得到了最高的货币控制权却把它撒手抛向天空，仅仅这一个原因就足以使货币遭到空前的毁灭——而毁灭的正是这个货币托拉斯自身的利益，对于国家的利益没有任何好处。这一场货币大毁灭将美国推入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个从 1929 年一直持续到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萧条。

今天正在发生的这场金融灾难，不论在美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历史上，也许都是最大的，原因同样还是私人对货币权力的控制。这场危机 2007 年夏天起始于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落，到 2008 年 9 月已经像燎原之火烧遍了整个世界金融体系。从 1945 年以来，世界金融体系已经逐渐演变成一个完全依赖美元的体系，而美元却是掌控在华尔街上的几个金融大腕手里的。必须对这场危机负责的那些名字，全都可以追溯到货币托拉斯 1913 年 12 月 23 日的那场决定命运的政变；这里有每个人都很熟悉的 J. P. 摩根大通，花旗银行，雷曼兄弟，高盛，还有摩根士丹利。

本书记录的是货币权力的秘史。这个故事讲述的是掌握在私人手中的货币权力如何使得美国崛起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又如何使她陷入历史上最严重的困境，而当她的民选政府束手无策的时候，这个腐败透顶的货币托拉斯又

如何攫取令人目瞪口呆的巨额纸币，试图去修复一个不可救药的体系——由它们自己控制的那个私人美元体系。

在一个功能正常的健康机体里癌症不会转移。只有免疫系统失灵时癌症才会扩散。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债务这种癌症已经扩散到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中央银行；而对债务的控制，一直都是以控制了美联储的私人利益的好恶为转移。那些工业化国家的中央银行，一步一步地但是往往不太情愿地以各种方式模仿美国，把本国货币的主权授予私人银行家、“专业银行家”或者他们的走卒奴仆，像艾伦·格林斯潘或保罗·沃尔克那样的人。

只要这个简单的事实被人们看懂，即使是普通大众也可以理解眼下这场毁灭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之间的真正关联，还可以理清从1913年以来的将近一个世纪中很多场战争和危机之间真正的因果关联。更重要的是，债务这个癌症可以被分离并且得到控制，而各国的实际经济状况就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得到恢复。

在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里，被这个货币托拉斯的影响支配了的经济学教授们回避讲授这个事实，这一点也不奇怪。诺贝尔经济学奖是颁发给那些为货币托拉斯的利益服务最有力的经济学家的，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还有不太为大众熟知的金融衍生工具理论家罗伯特·默顿、迈伦·斯科尔斯，甚至还有温和的批评家或改革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保罗·克鲁格曼。这个奖励制度应该被看成一种专业性的“桂冠”体系，它必须承担的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把那个私人货币托拉斯的规则神圣化，把这个伪科学的体系建构成宗教的教义。他们要告诉我们的是，他们的正确做法永远不能被改变，我们都是不懂得“货币”、又没有经验的外行。但是，我们只需要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让普通公民来问问，究竟是谁拥有真正的货币权力？是主权国家和民选的代表？还是把自身的权力置于大众之上的私人金融寡头集团？

20世纪70年代，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置身于权力的顶峰时，据报道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这句话非常正确，从中可以得出一个同样正确的推论：一个主权国家，甚至一个超级大国，如果失去了对货币的控制，就会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无论公元400年的